

# 浅谈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影响

朱学良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当代学者多从保存华夏文化的角度出发,大力颂扬孝文帝的功劳。文章拟从鲜卑人视角出发,尝试对孝文帝追求完全汉化而导致鲜卑文明湮没于历史长河的历史事实作一简要分析,并得出文化并无优劣之别的观点。

〔关键词〕魏孝文帝;鲜卑;汉化;西化;文明冲突

西晋末岁,歌舞升平。皇帝王公,不恤政事,缙于酒色,贪于享乐。官绅豪强,不体民力,竞相敛财聚地,日渐奢靡。上下无道,民皆疲敝。千疮万孔,一触即倾。复遭八王乱政,自相攻伐,徒耗钱粮,杀戮极度,田野荒芜,千里无炊,白骨陈道,民皆逃逸。塞外列胡,羽翼渐丰,挥兵南下,夺地掠口,争相立国,以承正朔。百余年间,中原之地,诸国林立,兵战不息。魏道武、太武帝生于北地,壮于雪疆;立威于诸部,树信于众酋;乃修政治、缮兵戈、制体例、选贤能,鲜卑拓跋,日益强盛,屹立于诸胡,一统于华夏,国号曰魏。自此兵祸日息,江北安宁;民力渐复,始有余粟。及至孝文,偃息武备,敦倡文教;祀先贤、崇圣哲、重礼教、轻刑罚,北方士人,多有归附;世家大族,充盈朝野。华夏之风,赖以传承,此则孝文帝之大功,前人之述备矣。

然则且不颂德,而试以鲜卑之目,观孝文移其族风,相较于今,探讨今日文化传承,偶有心得,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鲜卑所以为鲜卑,盖其风俗异于华夏,亦异于羌、氐、匈奴。孝文之革,必以本族之兴盛为旨,所革事宜,亦必求其利于本族之延续。然其结果如何,姑浅析之。

## 一、禁胡语,易胡姓

鲜卑“其言于习俗与乌丸同”(《后汉书·鲜卑传》),初无文字,刻木为信。入主中原后,渐习汉俗,言鲜卑语,使汉字,兼言汉语。北魏初,鲜卑拓跋部仍用鲜卑语。当是时,鲜卑语、汉语并行于朝堂、民间,乃设译令史,兼通鲜卑语、汉语,以资政令通行。孝文帝迁都之后,锐意革新,“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北史·魏咸阳王禧传》)。“六月乙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

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如王仲荦先生所言:“孝文帝借诸消除鲜卑语与汉语之隔阂,以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隔阂,乃至最终汉化。”(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魏晋南北朝史》)孝文帝此举,鲜卑之民泯灭于汉民之中,不复存在。如前所述,语言(文字)乃一族要素,况鲜卑本无文字,至此又禁语言,鲜卑之祖,岂不悲哉?鲜卑之后,岂不哀哉?今人以华夏之民,龙之传人自居,却无人以鲜卑之后自称,而今人谁敢言自身无鲜卑族血脉耶?孝文泉下有知,必痛恨于今人;而鲜卑先民泉下有知,则必复痛恨于孝文也。

姓乃生之于语,语之不存,姓将焉附?孝文倾力汉化,乃于太和二十年下诏:“北人谓土曰拓,后曰跋,魏之先出于皇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至此鲜卑族其仅存于语端之迹,亦泯灭矣。

## 二、易宗庙郊祀礼

鲜卑生于北地林原,狩猎渔牧,与中原农耕之计殊,先祖亦相去甚远矣。然则孝文帝倾心于华夏之风,归其先祖于汉先民之源也,自称夏禹之后(论诸鲜卑族源著作颇丰,于鲜卑乃夏禹之后,多人然之。即令其为夏人之后,历数千年之原野生计,安能存夏人之俗乎?笔者注)。每临一地,遍祀上古先贤。“戊辰,经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丙辰,车架次平阳,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尧”,“夏四月庚申,幸龙门,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行幸蒲阪,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壬辰,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祭武王于镐”(以上皆出自《魏书·高祖孝文帝本纪》)。如此尚嫌不足,并易其祭日、祭器、祭法。“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辇祀南郊。”(《资治通鉴》武帝永明四年)(胡注:公服,

长 zhǎng,长子县(Zhǎngzǐ Xiàn),在长治市境内,相传是上古尧帝的出生地,后封给长子丹朱做封邑,因此而得名,此处不要误读为 cháng。

由于不理解命名由来、声调的错误、多音字、不认识字、习惯性误读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山西地名中的一些

字经常被误读。笔者建议作为本省人应该了解一些关于我们当地地名中的文化内涵和因素,以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区域名称不被或少被误读,使得我们的地方文化更加绵长、更加发扬光大。

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绯、绿、青。法服，衮冕以见郊庙之服。）“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资治通鉴》武帝永明四年）。明堂者，祀天之庙也，“唐虞谓之天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辟雍者，周之太学也。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明堂、辟雍皆为华夏祀礼之制，今孝文沿用之，以示鲜卑、华夏本一元也。孝文弃本族祭祀，尊华夏宗庙，不可不谓其尽丧鲜卑族性矣。

三、禁胡服，改大斗、长尺

鲜卑起于塞外，其俗编发左衽。其后入主中原，仍以袴褶朝贺行事，不合魏晋以来中原礼仪。“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可见孝文移风易俗，并非深入人心，反而怨声载道，不然不致魏太子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魏主赐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二年）“初，魏主迁都，变易旧俗，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帝以其宗室耆旧，亦不之逼……”（《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四年）王公大臣尚且如此，民间百姓可想而知。至于“用长尺，大斗，其法依《汉志》为之”（《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二年），变民间习用，以袭汉制，亦必遇阻。

孝文帝所革，与其称之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发展云云，毋宁说乃因孝文倾慕华夏之风，遂置之族人异议罔顾，逞力而强为之，纵稍遇挫，亦可籍君权镇之。史载“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诏策皆自为之。……皆以文雅渐亲，贵显用事。制礼作乐，郁然可亲，有太平之风焉。”（《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二年）如此好学之士，又君临天下，推华夏之风于全境，岂非易哉？自此，鲜卑渐湮于汉。孝文之革，功耶？罪耶？于华夏传承，居功至伟；然其于鲜卑，不但无功，反为鲜卑第一罪人。何哉？孝文帝所革诸事，皆民风人俗也，无害于存亡。不为，族不必灭；为之，族必湮灭矣。

试观今日，国人有感于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之惨痛教训，则认定“西学”必优于“国学”，务求全盘西化，取而代之。不仅如此，甚至连饮食、语言、文字、节日、服饰、礼仪、习俗亦学西方，可叹中华数千年文化，或将不存焉！文化者，文教也，化治也。文教者，所以使人聪慧敏智也；

化治者，所以使人贤良仁慈也。盖文化者，才也，德也。至于宗教、礼法、习俗、文学、艺术之类，皆由德、才而衍之耳。宗教、礼法、习俗、文学、艺术无高下之分，德、才亦无高下之分。德有勇猛之德、仁悯之德、耐忍之德、果决之德、兼爱之德、热情之德诸类，才有机敏之才、缜密之才、精深之才、周虑之才诸类，其皆无高下，仅各有所重耳。故曰德、才无高下。诸德、诸才杂糅汇通，构成文化，因而，文化亦无高下。既无高下，何得言“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谬矣。

文化冲突较之于军事冲突，冲突结果更甚，何哉？国破尚可复，族亡安再生？疆土或缺，待日后国力强盛，难则难矣，亦不无可能夺回；今日文化疆界残破，且乏智明之士修缮，一旦倾颓，不堪设想。孝文之失，失于“崇汉媚华”；今人之失，失于“崇洋媚外”。孝文之失，致使鲜卑民族湮没于汉化之中；今人之失，焉敢言无可能致使汉民族淹没于西化乎？鲜卑之祖于泉下定痛斥孝文断其族脉；百年之后，今人以何言对呕心沥血于数千年文明之先贤圣哲耶？

参考文献：

[1][美]Samuel P·Huntington (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3.

[2]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 中华书局,1956.

[3]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4]魏收.魏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5]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 中华书局,1965.

[6]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白翠琴.中国历代民族史·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社会[M].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罗贤佑.中国历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9]杨绍猷,莫俊卿.中国历代民族史·明代民族史[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0]杨学琛.中国历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